



天涯诗海

故乡的云

(五言律诗)

■ 陈光德

揉轻随薄雾，凝重寄蓝天。
秀水迎棉白，崇山揽絮鲜。
秋丰观古畔，夏盛瞰乡田。
旧意欢游子，新情乐老年。

分别处

(七言律诗)

古城苏醒趁春荣，三月东风绕树鸣。
青畔香车留倩影，浅硖紫燕唱歌声。
前番握手欢言处，只见今时草漫生。
无数云烟无数忆，许多牵挂许多情。

鸟巢

(外二首)

■ 桂少云

每次仰视时，就心生敬畏
喜鹊与斑鸠等鸟类
比我勤快
看那三个树杈上
悄悄搭起的窝就独自惭愧

鸟靠翅膀在天空行走
尖喙就是它们的手
不停地把地上的枯枝
搬运到树上去

一根、二根、无数根
被风吹掉了，让雨打落了
再叼上去，直到建成一个
坚固的家
让儿女们破壳而出

当我懒惰时
我就注目一番
那鸟巢就成了善意的提醒
一次次敲打我
该怎么支配零碎的光阴

打开一本书

夕阳西下
万物尾随蝴蝶
收拢起翅膀
此时，书房外的暮色
又暗了三分
一盏灯，宛如一扇门
阻挡住汹涌而来的黑
轻轻打开一本书
文字，宛若萤火虫
擦亮寂寞
让我有幸看到
陌生的世界
隐藏在双手之间
等待一颗心
像逆游的一尾小鱼儿
去见识一下大海的辽阔

雁南飞

叼一缕晚霞南飞
夕阳站在峰顶
举一弯明月为杯
为雁阵深秋的迁徙饯行
此时，每一条江河
都化作蓝绸带
迎风而舞
每一座叠翠的青山
都高扬手臂
欢送这
双翅剪落暮色的鸟群



百家笔会

南丰三叠

□ 刘力

三临南丰，时光似在盱江水面投下了三枚石子，千年古邑的厚重，才子墨香的悠远，贡品甘醇的馥郁，随涟漪漫过时光堤岸，也漫过了我的心间。



琼岛风情

椰风海韵一碗凉

□ 朱明坤

海南的日头，自有它不容分说的权威。海边石径被晒得发白，空气粘稠带重，蝉鸣也失了劲头，只余下断续的、被热气蒸得发蔫的余音。我拖着脚步，只觉肺腑里也蒸腾着无声的躁意。正觉无处可逃时，街角树荫下，却撞见了一方小小的清凉洞天。

一辆简单的推车，玻璃罩里盛放着斑斓的“宝藏”：深红的豆沙、青翠的绿豆、圆润的薏米、剔透的通心粉、憨态的芋头圆子、鲜润的西瓜丁、墨玉般的凉粉块，还有金黄的花生碎……摊主是一位皮肤黝黑的老者，臂膀筋力微隆，浸着汗水。见我停下，他咧嘴一笑，露出整齐白牙，娴熟地操作起来，长柄勺如鱼入水，舀起雪白的椰浆倒入碗中，旋即手腕翻飞，各色配料纷纷扬扬地落进那乳白

的清凉湖泊里，动作带着劳作赋予的韵律。

当碗递到我手上，冰凉瞬间由指尖直透心脾。细密的水珠迅速爬满了碗壁，颗颗分明，仿佛这碗亦在酷热里畅快地呼吸。阳光穿过树隙，落在碗中，顿时搅动起一片璀璨的琉璃海，红豆如朱砂沉底，西瓜丁鲜红欲燃，青绿的凉粉块浮漾，花生碎的金屑在椰浆表面闪烁不定。

急急舀起一勺送入口中，冰凉的椰浆裹挟着万物，顷刻间便在唇齿间开启了盛宴，绿豆粉沙细腻，芋圆弹韧中透出质朴的甜糯，通心粉滑溜地溜过舌面，西瓜丁的汁水猛地迸裂开来，再嚼到花生碎，便是另一重香脆的惊喜。甜味是恰到好处的清冽，椰香醇厚却无丝毫腻滞。这凉意

斜阳照着，既像岁月刻痕，又似系上了金腰带。

古镇书味氤氲，特聘的村主任黄平进是位画家，创办了洽湾书画院，在古镇布点，挖掘古镇底蕴，推介秀美风光，邀约书画家写生创作，已办20余场，聚者数千，墨宝留住了古镇魂。

古镇深处有汪月牙池，池边老樟树要三人合抱。走在充满古味的步道上，右手便是盱江支流溪溪，村民们在江边迈着方步哼着歌，江面映着骑楼的倒影，像是把古镇装进了蜜桔的清甜里。有位大哥拉我手：“夜来看灯火，运气好能遇上傣舞！”

二叠才子： 墨香傣舞 精神密码

四十余年前建的曾巩纪念馆，如今扩为文化园，南丰人总以“唐宋八大家有一在兹”而自豪。园内的银杏众多，穿过“唐宋八大家”的牌坊时，落叶擦过青石板，声响如笔尖划过宣纸，当地人称这里为“墨香谷”，仿佛“深吸一口气，都能尝到文味”。

文化园里的读书岩是一处奇景，天然石窟形成书屋，石桌石凳上仿佛还留着曾巩苦读的温度，旁边的墨池是清洗笔砚处，“墨池”两字为朱熹所题。小危指向石窟顶的石缝，“月光漏下，正好照亮了案头《论语》”。文化园免费开放，常引游人驻足。

纪念馆有曾巩手书的《局事帖》副本，笔锋里透着南丰人的韧劲。讲解员说，“先生七考方中进士，从未懈怠，恰如南丰桔树，头三年不结果，第四年总会挂满枝头”。这话在石廊村得到了证实，村里的傣舞传承人罗老汉竟能背出曾巩的《墨池记》，他执着



一碗解暑的椰子水清补凉。 蒙海龙 摄

仿佛携着海风，从舌尖一路奔涌而下，竟神奇地压灭了体内那团无声灼烧的火焰。

老者看我吃得急切，眼睛弯成了月牙：“这碗里装的，是老天爷逼出来的灵光哩！”他粗糙的手指划过那些瓶罐，“豆子米粮垫肚，瓜果生津解渴，椰水最是清甜败火。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专治‘馋’与‘躁’。”

旁边矮桌围坐着几位本地老者，每人面前一碗清补凉。他们并不急饮，只用小勺慢悠悠地搅动着，一边品嚼，一边闲话着家长里短。海风拂过，送来只言片语，也拂动着他们被汗水浸透的衣衫。那脸上舒展的闲适，仿佛炎热不过是碗边滑落的一滴椰浆，于他们心头已激不起半点焦灼的涟漪。



都市表情

一场误会，几分清凉

□ 亦远山

人终日与砖石水泥为伍，曝晒于骄阳之下，老板偶发“善心”买些水喝，也是情理之中。我的水放在这显眼处，箱型、位置皆与往日相仿，无怪乎他们误认。这倒叫我发作不得——向一群渴极了的人讨还几瓶水，未免显得我小气。

于是我那怒火竟自退潮了，反而渗出一丝奇异的温软。想他们仰耐酷饮之时，清水滑过燥热的喉咙，暂解了劳作的煎熬，未尝不是一桩小小的功德。我的损失，倒成就了他人的一刻舒坦。这世上许多事，原无所谓绝对的黑白，只看你立在哪儿一块砖上。我之愤怒，起于“我的”之物被夺；而他们的欢喜，却源于意外得了解渴的甘霖。

而那几瓶劫余之水，我任它们留在原处，或待有缘人罢。这世间账目，未必皆须算清，有时糊涂一笔，反见得人心尺寸。这水的“官司”，到底敌不过燥热里一点微末的慈悲。水已入人腹化作汗，洒在城市的缝隙里，再也收不回来了——收不回来的，也好。

登船游蜜桔湖，两岸桔林铺向天边，映黄了湖水映黄了天。相传南宋末年，元军围城，守城军民靠桔树充饥，战后新苗结出的桔子竟然格外香甜。南丰与蜜桔，早已互为印记。

船过湖心岛时，惊起一群白鹭，翅尖掠过水面，搅碎了满湖的桔影，似将千年甘甜酿成层层涟漪。没想到，南丰的湖水里竟藏着另一重惊喜，村民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大力发展养殖业，如今，甲鱼的收入已远远超过桔子了。

去年，南丰蜜桔产量达到30万吨，年销售20亿元，年上市老甲鱼5000吨，年产蛋量更是达到5.1亿枚，龟鳖综合产值达40亿元。蜜桔与甲鱼，成为南丰农业经济起飞的双翼。

在甲鱼场，只见千只甲鱼趴在晒背台上，青灰色的背甲沾着露水，像散落在池埂的古钱。养殖户老肖捞起一只甲鱼说：“背甲要像老窑瓷的冰裂纹，才是上等品。甲鱼是水下活宝，蜜桔养人，甲鱼富村”。老肖爽朗的笑声，满是丰收的喜悦。

是夜，窗外的盱江正落晚霞，桔林与鱼塘在暮色里连成一片。望着窗外静静的湖水，感受着融合傣舞，曾巩故里等文旅资源打造的“桔文化节”“鳖文化节”，不亦乐乎。我忽而悟得南丰人的智慧：大地的馈赠从来不是单选题，蜜桔和甲鱼在时光里相哺，酿出了岁月的甘醇。

离开南丰前，我再上古城墙，望着盱江沉思不语。江水流了数千年，把古城、才子、贡品都写成了诗。披着微风远望，似闻千年前船歌，似嗅秋日菊香，那声那香，顺着江水流向远方，诉说着南丰的过往和未来。

九月，像个魔术师，喜欢将一切变成斑斓多彩，风凉了，气爽了，天高云淡。散文家林清玄说：“九月是很好的月份。中秋月圆、云淡风轻、温和爽飒。最热的天气已经过了，气温开始转凉，是最美丽的秋天，有最好的月亮。”

拥抱九月

九月，是秋意阑珊的时节。行走在乡间小路上，最美的是树上金黄的柿子，小路边星星点点红色的酸枣，还有已经变成暗红色的花椒。到处是收获的香气，到处是人们喜悦的面容。

九月，到处传来琅琅的读书声，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一切都充满了希望。梦想，也终将在努力中，慢慢地实现。我告诉孩子：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九月也将为你人生翻开崭新的一页。

九月，迎来教师节，回想人生之路上，曾有那么多年老教师，来自美国，大学时光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们毕业二十多年后，老师已经八十多岁了，却依然从美国飞回中国，只为了来看看他的学生。每每想到这些从事着阳光下最幸福职业的人们，就感觉心中充满了温暖。

九月，常常有我喜欢的中秋节。中秋意味着和美与团圆，亲人朋友欢聚一起，品尝月饼，和着茶香，欢声笑语，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林北叶说：“我要九月桂花树下的温润，我要古街长安不灭的灯火。我要你眼中恰似星河的璀璨，我要你日日陪伴着的朝霞与共。我要你四季平安，也要你生死相依。”站在九月的门槛儿里，我把祝福送给你，让我们拥抱着九月，在平凡的日子里，诗意地生活……

□ 刘云燕